

# 中越文人「意外」交流之成果 《中外群英會錄》述評

王偉勇\*

## 提 要

本論文係針對載錄中、越文人詩文交流之成果集：《中外群英會錄》，予以述評。考該書所載詩文，係寫於清道光十三年至十四年（1833-1834），當時由於中國廣東師船兩度遇颱風，漂流至越南，而後由越南政府派使者李文馥等五人護船抵粵，因仰慕當地文人繆艮，遂邀會宴，且以詩文相酬和；大抵皆越使先作，而後繆艮逐一和之，終乃由繆艮親手寫定成集。

本文先以「海外存知己」、「高會惜因緣」、「傷別喜重逢」三節，歸納該書最顯著之內容。而後針對繆艮、李文馥、阮文章、黎文謙、黃文炯、汝伯仕等六人之詩文，予以評述；以見當時中、越文人，儘管語言不通，仍可藉熟悉之漢文交流。此中，雖不免有過於推崇溢美之辭，然總體而言，所呈現之水準，仍值肯定。

關鍵詞：中越、中外群英會錄、繆艮、李文馥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Unexpected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cholars: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Gathering of Heroe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ang Wei-Y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researcher evaluated “The Collection of Gathering of Heroe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llection of poem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cholars. The poems of “The Collection of Gathering of Heroe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written in 1833 and 1834. Since the army ships from Kuang-tung Province encountered typhoons twice so the ships were drifting to Vietnam. Later, the Vietnam government sent Wen-fu Li and the other four emissaries to protect the army ships to go back to Kuang-tung Province. These emissaries admired the Vietnamese scholar Miu Ken so they held a feast and responded with a poem. Most of the poems firstly written by Vietnamese emissaries were responded with a poem by Miu Ken, who finally collected these poems into this collection.

Three parts in this article, which were the most outstanding contents of this book, were “Overseas Bosom Friends,” “Elegant Gathering of Heroes Because of Principal and Subsidiary Causes,” and “Having a Reunion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The researcher evaluated those poems written by six scholars, such as Miu Ken, Wen-fu Li, Wen-chang Juan, Wen-chien Li, Wen-chiung Huang and Po-shih Ju. It was easy to know that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cholars still could interchange by means of the familiar written

language--mandarin even though they couldn't communicate by spoken language. However, these poems were praised highly or exaggerat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ir levels were regarded as positive.

**Keywords: China and Vietnam, “The Collection of Gathering of Heroe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Miu Ken, Wen-fu Li**

# 中越文人「意外」交流之成果 《中外群英會錄》述評

王偉勇

## 一、前言

中國歷來與鄰近國家之往來，最為後人津津樂道者，莫過於唐朝與日本之交流。據《舊唐書·東夷 倭國 日本》傳載，倭國「世與中國通」，太宗時，即遣使進貢。而日本乃「倭國之別種」，武后時，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真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武后乃設宴款待，並「授司膳卿，放還本國」。洎乎玄宗以後，中日交流，益趨頻繁。「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使請與臣同歸。』從之。」<sup>1</sup>是知唐代中日交流已極頻繁，當時日本來華人士，除官員外，尚有留學生、僧人等；此中更有慕中國之風，而滯留改名如朝衡者。而類似之交流，亦確乎留下不少紀錄，吾人試查《全唐詩》，即可發現如下詩題：

|                  |     |
|------------------|-----|
|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 王維  |
| 〈送晁補闕歸日本國〉       | 趙驩  |
| 〈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 | 儲光義 |
| 〈同崔載華贈日本聘使〉      | 劉長卿 |
|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   | 包佶  |

<sup>1</sup> 以上引文，均見《新校本舊唐書》冊六，卷一九九上（台北：鼎文書局，1988年12月5版），頁5339-5341。

〈送僧歸日本〉

錢起<sup>2</sup>

……

按：以上詩題中，所謂「晁監」、「晁補闕」、「晁校書」、「晁巨卿」，或以官稱，或以字稱，皆朝衡其人也。據《全唐詩·朝衡》下所附小傳稱：「朝衡，字巨卿，日本人。開元初，日本王聖武遣其臣粟田副仲滿來朝，請從諸儒授經，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之歸國。上元中，擢散騎常侍。」<sup>3</sup>而《全唐詩》於卷七三二，同時載有朝衡〈銜命還國作〉詩，以及日本相國長屋〈繡袈裟衣緣〉詩；並有南詔人詩三首，長和國人詩二首，新羅國人詩一首，遼人詩一首<sup>4</sup>，顯見唐文化影響周邊國家之一斑。

然相對於上古即已交通中國，東漢甚而爲之設學校之越南<sup>5</sup>而言，其文人雅士所作之漢詩，顯不如日本等國受到重視，或緣越南當時乃唐屬地，故視爲一家，未刻意予以區別。即以官至宰輔之姜輔公其人，《新唐書》載：「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sup>6</sup>是知公輔以越南人而登中國進士，官至宰輔，文學造詣必佳，而《唐詩紀事》、《全唐詩》乃未收其詩，豈不可怪乎？復據彭國棟〈談越南漢詩〉一文稱，元朝以降，歷明至清，越南漢詩，始漸被收錄。且云：「越南涵濡中國文化，至深且久。詩亦浸漬甚深，至清代已足與中土人士並

<sup>2</sup> 以上詩題，皆引自康熙敕撰《全唐詩》（台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2月），王維詩，見卷一二七，頁1288；趙驩詩見卷一二九，頁1321；儲光羲詩見卷一三八，頁1405；劉長卿詩見卷一五〇，頁1558；包佶詩見卷二五〇，頁2142；錢起詩見卷二三七，頁2638。

<sup>3</sup> 同上，卷七三二，頁8375。

<sup>4</sup> 同上，頁8373-8376。

<sup>5</sup> 據《史記 五帝本紀》載：「（帝顓頊）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同注1，冊一，卷一，頁11）又：《後漢書 南蠻傳》載：「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光武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同注1，冊四，卷八十六，頁2836）按：此中所稱「交趾」，即今越南；而由於該國種族繁多，各據山頭，故歷來稱呼亦雜，見於所作漢詩，則恒以安南、日南、越裳、象郡、九真、合浦稱之，蓋爲求古雅，要皆不出今越南統治之地也。

<sup>6</sup> 同注1，冊六，卷一五二，頁4831-4833。至於《舊唐書》亦爲姜公輔立傳，乃云：「不知何許人。」（冊五，卷一三八，頁3787-3688），誠可怪也。

駕其驅，不僅酬酢之作，有典有則；即寫景詠懷之篇，亦清雅可誦。」<sup>7</sup>2006年11月，筆者因參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執行「東亞漢文學與文化研究計畫」之需，翻閱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編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sup>8</sup>，得知越南漢喃院蒐存不少漢文資料，乃組團前往參訪，一睹為快；並就中選擇《中外群英會錄》<sup>9</sup>一書，作為研究之素材，一則印證中越文人交流確有專輯存世，再則印證此中作品確乎清雅可誦，三則藉以探析交流之內容，並期國內漢學研究之視野，能由日、韓、歐、美，再擴及東南亞，定有意想不到之收穫。

## 二、主文

### (一)、《中外群英會錄》輯行始末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十二月十五日，廣東提標中營二號米艇，配帶官兵七十員，因遭風漂流越南茶山洋面收泊，經越南迎救，代修船隻，閱四月之久<sup>10</sup>。翌年，該船返航，越南派使者護送，並撥醫隨行，而於道光十三年七月，駛進虎門<sup>11</sup>。

<sup>7</sup> 彭國棟〈談越南漢詩〉，收入《中越文化論集》第一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4月），頁159-179。

<sup>8</sup>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

<sup>9</sup> 此書係越南嗣德三十五年（即翼宗阮洪在位之第三十五年，清德宗光緒八年，西元1882年，據1834年繆氏手錄，已隔四十八年）秋重寫本，收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A2039。又名《群英會詩》、《中外英會錄集》，內文以楷、行、草三體夾抄，並有句讀，餘參「輯行始末」節。又：本文凡引錄此書文字，不論正文或附注，均不再一一提及，僅註明相關詩文篇名於引文後，以省篇幅；且為行文之便，或逕以《會錄》稱之。

<sup>10</sup> 有關清代中越海難互助之情形，可參孫宏年〈清代中越海難互助及其影響略論〉一文，《南洋問題研究》2001年第2期（總第106期），頁69-79。此時間係依《中外群英會錄》所錄道光詔令推算，蓋據此錄所載，越使曾兩護船來粵，一在癸巳年（道光十三年），一在甲午年（道光十四年）。由於詔令提及黎文謙其人，故知屬第一次之事；以第二次護船來粵越使中，僅李文馥一人重複，餘均屬新使也。因之，此詔令應是道光十三年頒布，詔中所提粵師船漂泊越南，則屬道光十二年之事也。另：李文馥〈珠江舟中耆英會記〉末，屬「癸丑秋七月五日」，與群英會時間迥不符，當是手誤。

<sup>11</sup> 虎門，亦名虎頭門，在廣東東莞縣西南珠江之口，有大虎、小虎二山，對列如門，故名。凡海船入

時越南護航使節團，有李文馥（字隣芝）、阮文章（字煥乎）、黎文謙（受益）、黃炯（字健齋）、汝伯仕（元立）等人。而道光帝得知越國之義舉，乃於當年二月十三日，下詔褒揚，並賞賜該國王莽緞四疋、閃緞四疋、素緞四疋，以示嘉寵。並允護航越船所帶壓艙貨物及將來出口貨物，均免其納稅。

先是，越南另一位使者黎雲漢曾在廣東見及《文章遊戲》一書，該書作者係隸籍武林（即杭州）而旅居廣東二十餘年之繆良（字蓮仙）。繆良在粵，結識粵人劉文瀾（墨池），而劉氏與越使黎雲漢復熟識。道光九年（1829），越人阮文章因其忘友黎雲漢而結識劉文瀾，並購《文章遊戲》十部返越，則知阮氏固極嗜好此書，唯以不識作者為憾，此次既因護船抵粵，亟欲一見此人。而劉文瀾亦知越使來粵，故當越船抵獵德<sup>12</sup>時，即先具酒餚往訪，與李文馥、黃炯相唱和，情頗浹洽。此間阮文章遂向劉氏問及繆良其人，並表達亟欲一見之心願。劉氏於是居中引介，且卜於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五日，買舟具杯酌，泊傍海珠寺，作中外群英會。當時與會人士，除前揭越使五人外，另有一使名不詳。<sup>13</sup>至於中國則有繆良、劉文瀾及其公子劉伯陽、伯陽師梁南溟<sup>14</sup>與會，合計十人。

由於此會乃越使企仰繆良而設，而繆良時年六十八，齒德俱尊，因之所有唱和，係以繆良為主，以一和五，每人和一至四首不等，由辰時至停午（約五小時餘），共得詩二十五首。翌日，劉伯陽更將前日聚會之場景，繪製一圖呈繆良，頗獲稱賞，並作五古一首以紀之。先是東道主劉文瀾以宋·文彥博、司馬光居洛時嘗有耆英會<sup>15</sup>，因建議此會即稱耆英會，越使李文馥從之；然仍請繆良裁奪，繆氏易稱群英會，

---

廣州者，必至香港入珠江，經虎門而達於黃埔。

<sup>12</sup> 獵德，位於廣州東方，地屬番禺縣，為船舶入廣東省之總路。

<sup>13</sup> 據繆良〈李隣芝閩行詩話序〉稱：「墨池乃卜於七月初五日，買舟具杯酌，放權珠江作中外群英會，邀余與越南行介六人，飲酒詩賦（宜作「賦詩」為是）以為樂」；其〈和元立見贈〉詩亦云：「遠朋豈只來千里，佳會何緣有六人」，並注云：「時會中有越南行介六人在坐」，然檢點唱和之越使實僅五人，另一人名不詳。

<sup>14</sup> 據汝伯仕〈中外群英會記〉云：「墨池與其子伯陽、西賓梁南溟當席勸酬」；而黃炯〈和伯陽圖後詩元韻〉起首云：「上有賢師內賢父」，並注云：「會時有伊師梁南溟在坐」，則知梁氏與伯陽乃師徒關係也。

<sup>15</sup> 據《宋史·文彥博傳》載：「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

遂成定案。會後兩月間，越使李文馥、黃炯、汝元立紛呈所作詩集，請繆良作序，繆氏一一應允，誠性情中人也。然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故當群英會結束時，中越文人均不免有再會何年之嘆！

孰知「天有不測之風雲」，道光十四年（即群英會後之翌年）七月，又因廣東師船飄泊，越南復遣李文馥、黎伯秀（希真）、阮登蘊（德文）、阮樂善（慶夫）、黎文豪（學郡）等人，護船抵粵，李文馥乃率眾人訪繆良，並賦詩數首；而去年參與群英會，此次未克前來之黃炯，亦託李氏呈上〈寄懷〉詩呈繆氏，繆氏均一一酬和。李氏甚而攜來越南國王子阮壽春之詩集，央繆良作序，繆氏非但欣然應允，並就集中〈元旦試策〉韻賦詩一首，以致景仰之意。

總計群英會暨前、後詩篇，既多達八十八篇，復有書序、邀請函、會記等文章，為留存紀念，於焉繆良乃一一謄錄。而繆氏友人陸吉<sup>16</sup>，經繆氏介紹，認識越使李文馥；又見眾人之作而悅之，乃為之釐為上、下二卷，付之梓人，以成全此一段佳話，亦有心人也。惜乎繆氏當年（1834）手錄本，筆者不得見之，今所據乃越南翼宗嗣德三十五年（1882）秋重寫本（參注 9），又不知寫者何人，不無遺憾。唯藉此能見中越文人交流之一斑，亦足幸也。

## （二）、《中外群英會錄》內容綜述

《中外群英會錄》，分上、下兩卷，上卷前附錄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褒獎詔令，以及道光十四年本書付梓時，陸吉、鄭重暉（字平階）、繆良所作序，此中陸、鄭兩人實未參與勝會，特緣自繆氏處閱讀中越文人所作詩篇而為之作序；陸氏且為出資付梓者，鄭氏時年六十六，小繆氏三歲，以鄉試來廣州，顯為繆氏舊識。三序之後，附「題詞」八首，含鄭重暉所作七絕兩首、東作舟（字笠漁）所作七絕三首、楊瑜（字燕石）所作七律兩首、吳瀚（字湘雲）所作七律一首，此四人亦未參與勝會，且皆為繆氏友人，故樂以詩為此集「題詞」也。

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同注 1，冊十三，卷三一三頁 10264）。

<sup>16</sup> 陸吉，字謙菴，號小村散人。據其所作〈中外群英會錄序〉自稱「下相」人氏；而繆良為該書作跋，乃稱「宿遷陸君」，似有出入。然「下相」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七里，清屬徐州府，繆良蓋統而稱之；陸氏或以項羽為下相人而自許也。

上卷，首載此次東道主劉文瀾〈與繆蓮仙書〉，以為會前之邀約。次錄繆良訪越南使者所作七律兩首，一贈李文馥，一贈汝元立；並有七絕八首贈黃炯。而所用體製與押韻，皆三人在獵德與劉文瀾唱和之作，顯見繆氏與會之誠。所惜者，此中七絕八首乃越使黃炯和劉文瀾之作，而劉氏所作乃未抄入集中，殊可怪也。復次，則為越使李文馥、汝伯仕所作〈會記〉兩篇，細述此會始末及當時場景。以下即錄此次會中唱和詩篇二十五首，要皆越南使者始作，繆良和之；此中除李文馥〈耆英會即事詩〉一首，繆良和兩首；黃炯〈舟中再贈蓮仙〉七律兩首，繆良僅和一首；汝伯仕七律兩首，繆良未和〈舟中再贈繆仙〉一首外，餘均一首和一首，且在一晌午完成，繆氏才情由此可見，此豈非越使所折服而亟欲一見之故耶？至於唱和順序，依次為李文馥七律三首、五古一首，阮文章五絕一首、七絕一首，黎文謙五律一首，黃炯七古一首、七律二首，汝伯仕七律二首、七古一首，總計越使作十三首。繆良和作，含七律六首、五律一首、七絕一首、五絕一首、五古一首、七古二首，總計十二首。二十五首之後，更有題劉伯陽畫中外群英會圖詩三首，包括繆良五古一首、黃炯七律兩首。

下卷，首載越使黃炯、汝伯仕致繆良兩書，央請繆氏為其著作寫序；其下即收錄繆氏為越使所作之書序六篇，包括：〈李隣芝閩行詩話序〉、〈李隣芝西行詩記序〉、〈李隣芝粵行詩草序〉、〈李隣芝粵游草第二冊序〉（按：「游」字下疑漏「詩」字或「吟」字）、〈黃健齋粵行吟草序〉、〈汝元立粵行吟草序〉等。書序之後，接載李文馥感嘆繆良有才不遇七律一首，繆氏和作一首，以及李氏〈謝來參軍見貽繆蓮仙所著文章游戲全集並辭行〉七律一首。而後旋載越使與繆良留別唱和詩二十四首，亦採越使始作，繆良逐一次韻之模式，唯次第略有調整：李文馥七律二首，黎文謙七律一首，阮文章七律一首，黃炯七律一首、五絕一首、七絕一首，汝伯仕七絕四首。繆良和作，總計七律六首、七絕五首、五絕一首。詩篇之後，收錄李文馥〈書繆蓮仙輯群英會冊後〉<sup>17</sup>一跋，介紹劉文瀾設宴、繆良輯訂詩篇之功，以及收錄作品之概況，為群英會作一完美總結。

<sup>17</sup> 此跋並未題何人作，然跋中云：「乃吾越奉使者來」，則知必越使所作，而越使以李文馥為首，讀其文字，詳其內容，必出自李氏之手，方足與繆良〈群英會序〉相應，故本文一律視為越使李文馥作。

至於下卷後半，則收錄道光十四年（1834），李文馥護飄泊師船抵粵，再訪繆良之作品，包括：重訪繆良不值及復繆氏書札各一，以及李文馥〈集唐寄繆蓮仙〉七絕兩首、繆良和作兩首；黃炯託李文馥代轉〈寄懷繆蓮仙〉七律一首，繆良和作一首；李文馥〈喜繆仙見過〉七律一首，繆良和作一首。而後更附〈越南國王子壽春詩集序〉、〈李隣芝粵行續吟草序〉，以及〈題壽春公詩集用集中元旦試第韻〉七律一首，皆繆良所作。其下接錄陸吉〈喜晤李隣芝〉七律一首，李文馥〈和陸謙菴見贈元韻〉七律一首，係陸、李初次見面酬和之作。而此次初晤係經繆良為書引介，書中略嫌陸氏性直，於焉李文馥乃作〈為陸謙菴直字說呈繆蓮仙先生〉一文，為陸辯說，遂亦附於兩人唱和詩後。末則附錄李隣芝〈集唐留別繆蓮仙〉，以及繆良和作七律各一首；並以繆氏跋此錄付梓顛末殿尾。

總計此錄所輯，計有詔令一、序十一、書信五、記二、跋二、論說一，以及詩八十八首（包含七律四十首、七絕二十八首、五律九首、五絕四首、七古四首、五古三首），且以繆良作品最夥，越使李文馥次之；至若東道主劉文瀾，則未見載一詩，或緣此道非其所擅也。<sup>18</sup>茲更就其所涉內容，舉要歸納，綜述如次：

## 1、海外存知己

此次中外群英會，既因越人仰慕繆良而起，因之此《會錄》中，印象最深刻之內容，自與繆良有關。而繆良之生平事蹟，據汝伯仕〈中外群英會記〉與《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所載，可簡要歸納如次：

繆良（1766-？），字兼山，慕李白，因號蓮仙子。浙江錢塘諸生，才高不偶，旅粵至少二十五年，為廣東朱中丞羅置廣府六大屬幕賓。道光十三年（西元1833），年六十有八。著有《文章游戲》三十二卷、《霍山志》四卷、《壓線編尺牘》六卷、《塗說》四卷、《四書對語》、《沈秀英傳》一卷、《泛湖偶記》一卷、《天和閣聯語》、《珠江名花小傳》一卷、《嚶求集》二卷、

<sup>18</sup> 據越使汝伯仕〈中外群英會記〉，知劉文瀾「廣東高明人。豪逸博雅，明於象數之學，所著有《中星全表》、《陽宅紫府寶鑑》、《太陽選擇全表》、《奇門纂圖鉤原》、《奇門行軍要路》、《讀易釋文通義》、《洗冤錄集證補注》、《使事均知錄》、《奇門皇極彙纂》諸書。」可知詩文洵非其所擅也。

《徐娘自述詩記》、《香艷叢書》二十集一卷等<sup>19</sup>，並輯有《夢筆生花》三十二卷行世。

是知，以繆良著作之夥，理應謀得一官半職，然今查《清史稿》、《清代傳記綜合引得》、《清代碑傳文通檢》等書暨相關資料，乃不見任何記載，則知繆氏於晚清中土，必極不得意；而從汝伯仕所記，知當時不過為廣州府中一位文職幕僚而已。今越使來粵乃亟欲一見，無怪乎繆氏有「海外存知己」之嘆<sup>20</sup>，此亦《會錄》最顯著之內容。

至於繆良發此感嘆之具體原由，筆者試就《會錄》所載，自以下幾方面觀察綜述如次：

其一，繆氏《文章游戲》一書，為越人所熟知：據〈群英會序〉、〈李隣芝《閩行詩話》序〉得知，早在群英會之前，越國行人黎雲漢、阮煥乎即曾購《文章游戲》十部回國，則知此書早流行越南，此事早為中外人士所熟知，故不乏人提及。如潮州海陽東作舟云：

木難火齊<sup>21</sup>平量斗，來換先生幾部書。注云：「越南國使購先生《文章游戲》十部歸國。」〈題詞〉

花縣楊瑜亦云：

<sup>19</sup> 據歐安年〈《客途秋恨》瑣話〉（見《嶺南文史》2004年第4期）一文稱，繆良尚有《客途秋恨》一書，唯作者尚有爭議，暫不列入。

<sup>20</sup> 據繆良〈李隣芝粵行續吟草序〉自稱：「予謂『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不幾預為之識耶？」復據東作舟為會錄所題詩句「公云海外存知己」下注云：「先生於是集中戲改唐句云：『海外存知己』，則知此改唐句係見於《文章游戲》一書也。」

<sup>21</sup> 木難，一作「莫難」，其義有二：一指寶珠，曹植樂府詩〈美女篇〉：「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李善注引《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七（台北：華正書局，1994年9月），頁392。一為扇名，陸翹《鄴中記》：「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罨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頁6。依繆良〈群英會序〉：「泊乎饋以良藥，噓以仁風」下注云：「諸君以玉桂、牙扇為贈」，則知此處係兼指寶珠、牙扇而言。火齊，亦有二解，一指清火之藥劑，《史記·倉公傳》所謂：「臣意飲以火齊湯」是也。（同注1，冊四，卷一〇五，頁2801）一指寶石，左思〈吳都賦〉：「火齊之寶，駭雞之珍」，李善注引《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同上注，卷五，頁87。復據繆良所言，此處亦可兼指湯藥與寶石也。

購書不惜鷄林價<sup>22</sup>，問字爭來象郡臣。前句下並注云：「先生所著《文章游戲》早為國使購去。」〈喜讀日南國使李隣芝《粵游吟草》呈繆蓮仙即以奉懷〉

越使李文馥云：

杭之名宿有蓮仙繆先生者，所著《文章游戲》集，才品畧見一班，余常竊慕而願見之。〈珠江舟中耆英會記〉

厥有《游戲》編，居恒愛披閱；忽然如有思，披閱仍不輟。〈珠江舟中即席贈繆蓮仙〉

越使汝伯仕云：

曾誦瑤編仰大名，不圖今日見耆英。〈舟中再贈繆仙〉 按：詩中所稱「瑤編」，即《文章游戲》也。

而繆良對於該書亦極自許，故曾央人贈書予李文馥，故《會錄》中李氏有一首七律乃題云〈謝來參軍見貽繆蓮仙所著《文章游戲》全集並辭行〉，而〈留別繆蓮仙〉三首之三乃云：「一聲驪唱雙行淚，賴有《文章游戲》編」，是知繆氏《文章游戲》一書，可謂中越文人謀面暨相念之媒介也。

其二，繆氏其人、其才，為越人所折服：繆氏《文章游戲》既為越人所熟知，而亟欲一見其人；及親接其人，於其人品、才情，益發了解，不禁藉詩文流露推崇之意。如李文馥云：

文章餘技驚游戲<sup>23</sup>，萬頃詞源滿紙流。郭泰有心師叔度<sup>24</sup>，青蓮何處識荊州<sup>25</sup>。

<sup>22</sup> 鷄林價，指商人哄抬之價格也。雞林，即新羅，後以為朝鮮之別名。雞林賈，朝鮮之商人也。《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朝，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辯之。」（同注 1，冊六，卷一一九，頁 4304）

<sup>23</sup> 此詩抄寫本原作「文章游戲餘□□技驚游戲」，應為七字，以平仄、文意推斷，作「文章餘技驚游戲」為是，故繆良和作首句乃云：「文章已愧成兒戲。」

<sup>24</sup> 《後漢書·黃憲傳》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郭林宗（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同注 1，冊三，卷五十三，頁 1744）

<sup>25</sup> 識荊，或又稱「瞻韓」，謂對賢者景慕之意。語出李白〈與韓荊州書〉：「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

〈舟中高會再贈繆蓮仙〉

厥有游戲編，……其字汪以肆，其文峻以潔。其遇九不如，其氣百不折。……鬚鬢白鬢鬢，丰致爽烈烈。……交淺意偏濃，興酣耳忘熱。不負平素期，頓覺中心悅。〈珠江舟中即席贈繆蓮仙〉

動關士品文非戲，抒寫胸懷筆有神。行世學徵經世用，看書心在送書人。〈謝來參軍見貽繆蓮仙所著文章游戲全集并辭行〉

黃炯云：

蓮仙或是仙前身，蓮花不是仙前身。何以下筆如有神，當風字句香襲人。〈珠江舟中贈繆蓮仙〉

佳章最羨高才叟，拙什還慚下里人。此會有緣同促膝，幾年不枉久馳神。〈舟中再贈蓮仙〉

汝伯仕云：

秋水纔臨當席長，春風每傍雅談生。須知此會文章事，定價端從一識荆。〈舟中再贈繆仙〉

游戲亦有托，蘊懷何可窮。會將籠却百粵山水去，歸臥西湖第一峯。〈珠江舟中贈繆仙〉

咏歌久重詩中聖，文字驚瞻筆下神。意氣招來誠曠事，香風無限過紗巾。〈疊韻再贈繆蓮仙〉

綜觀越國人士對繆良之推崇，可自幾方面得知：其一，稱其文字「汪以肆」、「峻以潔」，似萬頃詞源，「下筆有神」；其二，進一步探掘繆良為文之「用心」，蘊懷無限，「動關士品」，洵非泛泛游戲之作；其三，稱頌其丰致爽烈，雅談生風，意氣曠達。而越國人士既折服、推崇如此，且因相會而熟識，乃進一步央請繆良為所著作序，以增聲價。茲舉黃炯〈致繆蓮仙書〉為例：

炯在國時，已聞先生之名矣。雖上有（應為「自」字之誤）國君，下及紳士，

---

『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見《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5月），頁603。

亦莫不知先生之名矣。今炯來此，因劉君墨池，得侍坐於筆墨之側，寔炯之大幸也。第以不得其門而入，不能無宮牆外望之嘆。茲有粵行拙草一卷，洩劉伯陽送呈，祈俯為一言教誨，并求賜一字以弁卷首，不惟可開炯之茅塞，將來歸國出示同輩，曰：「此蓮仙先生手筆所批評也、所序也。」以一識荆而價定，豈非大幸中更有大幸哉！〈致繆蓮仙書〉

心意既如此，越使李文馥、黃炯、汝元立三人，乃紛紛出其所作，請繆良為之作序；李文馥二度來粵時，甚而將該國王子阮壽春之詩集攜來，請繆良作序。斯可見越國人士對繆良之推崇，亦云極矣！

其三，繆氏遭際為越人所同情，而為之發出不平之鳴：或緣相會相處近兩月餘，越國人士與繆良遂益熟知，對其遭際乃紛紛著墨，並為之抒發不平之氣。如黃炯即云：

世間瞬息迹成陳，有酒何妨酌飲頻。宦路豈無青眼客<sup>26</sup>，仙才竟作白頭人。推窗灑氣來天地，落筆晴江泣鬼神。晚景逢場宜自慰，不須獨坐悼綦巾。〈又贈疊韻〉

文章蓋世困場園，畢竟仙才與俗違。到老肯教閒筆墨，為他聊作嫁裳衣。〈留別蓮仙〉

詩中既推崇繆良乃「仙才」，落筆「泣鬼神」，復為之打抱不平：緣何宦路無人提攜，致令繆良「閒筆墨」，聊為他人作嫁，空作「白頭人」？李文馥甚至專作一詩悼慰其不遇，詩云：

名流怪底聚杭州，聲氣偏於異地投。曠世文章遭白眼，依人筆墨嘆低頭。遙然湖海多漂梗，自愧乾坤一贅疣。珍重碧岩珠海會，應傳佳話到千秋。〈昔之閩，得王子香雪；今之粵，得繆子蓮仙，皆有才不遇，感而作此〉

詩中以「曠世文筆遭白眼，依人筆墨嘆低頭」兩句，寫盡繆良之委屈與不平，若非

<sup>26</sup> 青眼客，喻指意氣相投的好友。典見《晉書·阮籍傳》：「（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扶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同注 1，冊二，卷四十九，頁 1361）。唐王維〈贈韋穆十八〉詩：「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同注 2，卷一二八，頁 1303），詩中「青眼客」即用此意。

幾於相知相惜之境，必不出此筆。而二度來粵，臨別之際，李文馥又以集句形式，作一七律，前四句云：

虛負凌雲萬丈才〈崔斑〉，一生襟抱為誰開〈杜甫〉。鱸魚正美不歸去〈趙嘏〉，瘦馬獨吟真可哀〈崔魯〉。〈集唐留別繆蓮仙〉<sup>27</sup>

詩中以「真可哀」嘆憐繆良境遇，想繆良讀之，必五味雜陳。尤有甚者，李氏代黃炯攜呈繆良之詩，乃以夾注方式，自陳別後宦途情況，詩云：

壯歲無才竊世榮（余三十一初授翰林院編修），波濤宦海得虛驚（余以禮部侍郎內閣事務獲咎詔獄，未幾得出）。已尋東粵千年蹟，又歷西湖萬里程（自東粵歸，即有下洲之行）。珠海同吟成往事，玉堂重入恍前生（近蒙起復翰林承旨，復充內閣行走）。我勤王國君仍客，山斗天遙幾夢縈。〈寄懷繆蓮仙〉

如此藉詩陳述否極泰來、平步青雲之仕況，仍舊「依人筆墨」，未得寸進之繆良讀之，能無「萍逢便識仙心苦」（〈和黃健齋寄懷〉）之感激，與夫「海外存知己」之感慨乎！

即緣越國使者對繆良著作之熟諳，人格之景仰，才情之嘆服，以及處境之同情，致令繆良每和一人，每和一詩，則伸嘆「海外存知己」之意，而成《會錄》最凸顯之內容。茲舉數例如次：

噫！天下大矣，人文眾矣。綜計生平足跡所到，不下數萬里，東西奔走，北轍南轅，自卿大夫至於屠販婦豎，未嘗無習知蓮仙之名者。然求其聞聲相思，一見如故，卒不可多得。今越裳諸君子，梯山航海而來，疆（應作「疆」字）域攸分，以文字為知己。感士之不遇，恤年之就衰，相對忘言，而情見乎辭，意獨有深焉者。洎乎饋以良藥，噓以仁風（諸君以玉桂、牙扇為贈），纏綿纏綿，有加無已。設使生同鄉國，其肯令潦倒窮途乎？每當清夜思惟，耿耿

<sup>27</sup> 此詩首句，出自崔斑，手抄誤作「斑」，詩題為〈哭李商隱〉，起首云：「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同注 2，卷五九一，頁 6858）次句見杜甫〈奉侍嚴大夫〉詩：「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同上，卷二二八，頁 2472）此中「向」字，《會錄》作「為」字。三句見趙嘏〈長安晚秋〉詩：「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同上，卷五四九，頁 6347）四句見崔魯〈春日即事〉詩：「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同上，卷五六七，頁 6566）

不寐，輒不自知其感激之深而涕之漣如也。〈群英會序〉

序中「設使生同鄉國，其肯令潦倒窮途乎」一句，既嘆生不逢時、時不我予，復對越南諸使青眼識人之情，深存感激。而晚清政權之忽視人才，實亦可見一斑。毋怪乎同時代、同隸籍杭州之龔自珍（1792-1841）〈己亥雜詩〉乃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sup>28</sup>又如：

來粵二十四年，垂白可期，頻遭白眼，汗青無日，終困青矜。北轍南轅，東途西林，結交滿天下，知心果何人？幸良會之乍逢，悵盛筵之難再，不謂今之視昔，應猶昔之視今。再思故鄉，恍如乍夢，而因緣文字，僅在日南交趾間也。〈李隣芝《閩行詩話》序〉

序中繆氏對處中土而遭白眼，知心僅在日南交趾，復直截表白，則知其心罣礙所在。及讀其詩篇，尤見再三伸述此意，所謂：

海國正多青眼客，天涯豈少素心人。〈癸巳秋友人劉墨池拉余同訪越南國使諸君子，即用行人李隣芝文馥貽墨池元韻七律奉贈〉

萍水相逢岐路客，苔岑契合<sup>29</sup>異鄉人。〈和健齋見贈二韻〉

窮途失路難青眼，異國憐才到白頭。〈和李隣芝感遇一首元韻〉

結交何必分外域，邦國雖殊德有鄰。……只恨吾儕相見晚，芝蘭臭味夙心親。〈和李隣芝留書元韻〉

依人久作他鄉客，知己偏來異國英。〈和黎文謙留別原韻〉

詩中處處流露知己在異國之心聲，可知此等詩不只是應酬文字，亦繆良當時真實之處境，無怪乎聽聞前輩越使黎雲漢辭世之噩耗，繆良不禁作詩哭弔：

越南行介舊名家，客死長途事可嗟。難得神交在文字，遙傳我亦哭天涯。注云：「讀國使李君、黃君和墨池哭黎君詩，知黎雲漢奉有下洲之命，病卒平順道中。」〈再用行人（黃健齋炯）和墨池八首元韻奉贈〉其二

<sup>28</sup> 《龔定盒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2002年），頁124。

<sup>29</sup> 苔岑，即異苔同岑之意，謂朋友之契合。語出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晉詩》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月），頁864。

同文化豈分中外，往事情猶感死生。新雨何緣聯舊雨，幾人道故共班荆<sup>30</sup>。  
〈再用行人汝元立（伯仕）貽墨池原韻奉贈一律〉

## 2、高會惜因緣

《中外群英會錄》係以中越文人因緣際會，同舟共處，以文字論交而彙輯成冊，則當日高會之情景，必有所記。此中越使汝伯仕所記之場景最為精彩，茲引錄如次：

斯時秋氣初清，江晴日朗，早潮未落，涼風徐來，一葦穆然。倚蓬四望，則迷津舸艦，檣如比竹，林木森森簇擁，古寺獨峙水中，小舟泛棹其間，茫然望客而過。隄柳之下，萬瓦鱗次，人烟鬱鬱，直接雲山百里之外，而舟中則杯盤交錯，翰墨縱橫。揮毫者有健兒赴敵之銳，勸飲者有傾海為酒之豪。或披襟而納涼延佇，或凭几而凝思坐忘，或盥濯而以江為盆，或問答而以字為譯。而度水之鐘，嚙岸之波，其聲隙隙（按：兩字原從水部）然、錚錚然，又與咏吟笑語之聲互答，洵可樂也。〈中外群英會記〉

此記將當日高會之天候，舟外遠近之景致，舟中人物之舉止，以及聽聞之音聲，娓娓寫來，層次井然，令讀者如置身其中，躬逢勝會。而東道主劉文瀾公子劉伯陽則繪之以畫，惜未附於書後，後人遂無緣見之。然自繆良為此圖所作詩，亦可見當日唱和之情景：

高會聚羣英，畫舫賓筵設。日南諸大夫，初見相拱揖。圍坐一舟中，須臾給紙筆。相對澹忘言，探毫代喉舌。飲酒兼賦詩，情如舊相識。老我才已疎，謬蒙青眼及。有友五人焉，投贈詞繹絡。一一酬和之，自愧衰而竭。墨池意殷勤，嘉穀競羅列。勸飲醉莫辭，傳杯歡當席。秋風逗微涼，水天同一色。停舟傍海珠，悄對寺門立。波影照顏酡，山僧笑頭白。餘韻尚悠揚，吟聲出金石。〈題劉伯陽畫中外羣英會圖〉

此詩描述當日群英歡會酬和之情形，間雜四句敘寫場景；而繆良以一酬五，亦自可知。至於與會越使所作詩，則有李文馥、汝伯仕兩人述及繆良當時之情態：

<sup>30</sup> 班荆道故，朋友相遇於路，共敘故舊之情。典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2001年12月，頁634-635）。

高會續耆英，一家聯吳越。相見愈所聞，無言情也切。鬚鬢白鬢鬢，丰致爽烈烈。江雲共洋灑，江水同清冽。把酒暢開懷，探毫爭擊節。李文馥〈珠江舟中即席贈繆蓮仙〉

會上羣英集，珠江筆陣雄。矍鑠當場一老將，天喬鼓勇凌秋風。揮翰似飛鳥，吐詞明利鋒。名下無虛老益壯，愈寒愈勁蒼蒼松。游戲亦有托，蘊懷何可窮。會將籠却百粵山水去，歸臥西湖第一峯。汝伯仕〈珠江舟中贈繆仙〉

而黃炯〈和伯陽圖後詩元韻〉<sup>31</sup>稱：「興到詩多能盡墨，酬餘筆藻欲搖舟」，並於前句下注云：「是日舟中賦詩盡墨，余對墨池書一句：『墨池書盡墨池乾』」，則可見賓主以文會友、淋漓痛快之盛況。至於所以有此勝會，中外文人均以「因緣」定調，包含文字之緣與相遇之緣。如繆良云：

再思故鄉，恍如乍夢，而因緣文字，僅在日南交趾間也。〈李隣芝閩行詩話序〉

語言雖異仍同調，文字為緣若有神。〈癸巳秋友人劉墨池拉余同訪越南國使諸君子，即用行人李隣芝文馥貽墨池元韻七律奉贈〉

可知文字因緣在，不厭詞章唱和頻。〈和李隣芝留書元韻〉

路分中外疑無阻，緣合文章信有因。〈和李隣芝重訪不遇元韻〉

越使汝伯仕云：

文字之緣，若或使之，其欣幸為何如哉！〈致繆蓮仙書〉

李文馥亦云：

因緣文字成交契，蹤跡天涯作比鄰。〈留別繆蓮仙〉

以上中外文士所強調者，皆謂文字因緣，遂成此會。筆者亦有說焉：越人先熟知《文章游戲》一書，而亟欲識繆良其人，此文字緣一也；而繆良因越使所作詩篇，逐一和之，進而為諸越使詩文集作序而知其人，此文字緣二也；至若兩國「語言雖異仍同調」，藉漢字而有溝通媒介，此文字緣三也。思夫今日越南已採拼音文字，中越兩國已然語言文字皆異，幸賴通漢文之學者不斷積極交流，遂使文字因緣得以不墜，

<sup>31</sup> 此詩題〈和伯陽圖後詩元韻〉，然《會錄》並未載原詩，故不知所和為何人之作。

亦何幸也。至於遠隔重洋，乃因一場意外而共聚一舟，把酒唱和，則又不得不歸因於人生宿緣、由天成之也。此種宿命思想，中越文士亦一致提及，如繆良云：

羣英高會大羅天，中外論交定夙緣。〈再用行人（黃健齋炯）和墨池八首元韻奉贈〉八首之七

謾說虛名徧九州，緣深香火自相投。〈和李隣芝感遇一首元韻〉

我輩交情天作合，願君歲歲嶺南游。〈和李隣芝喜余過訪〉

越使黃炯云：

此會有緣同促膝，幾年不枉久馳神。〈舟中再贈蓮仙〉

李文馥云：

身在百年俱是客，情投一日即為緣。〈和陸謙菴見贈元韻〉

而將此《會錄》付梓之陸吉，首次晤見越使李文馥，更合兩因緣而論之，其詩曰：「敢謂斯文同骨肉，須知萍水即因緣。」（〈喜晤李隣芝〉）；繆良序李文馥《粵行續吟草》詩集時亦云：「予與隣芝交深文字，想三生石上猶有未了因緣，是非天作之合不及此。」凡此皆可見中外文士既惜緣復多情，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sup>32</sup>是也。

### 3、傷別喜重逢

翻讀《中外群英會錄》下卷，復可發現近三分之二作品，係載錄道光十三年（1833）越使與繆良話別，以及翌年再度護船來粵與繆良重逢之作，充分流露傷離別與喜重逢兩種不同之情懷。茲先概述臨別當下之情懷，首先，免不了再度相互推重。如李文馥云：

愧我不才如苦李，喜公下筆欲生蓮。〈留別繆蓮仙〉

繆良和之云：

<sup>32</sup>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傷逝十七》載：「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4月，頁488）

何幸龍門欣御李，況君才思似春蓮。〈和李隣芝留書元韻〉之三

阮文章云：

雅望初陪中外會，雄文舊讀短長篇。〈留別繆仙〉

繆良和詩亦云：

芳名久識詞華煥，異國偏將旅客憐。〈和阮留別元韻〉

而繆良和〈汝元立留別元韻〉詩，甚且云：「順風相送比鴻毛，華國文章屬爾曹；船返孝廉雲路近，佇看魚躍禹門高。」顯然稱頌與祝福兼備，置身仕途之越使聞之，必覺鼓勵有加，前程可期。觀夫李文馥再度來越時，黃炯託來〈寄懷繆蓮仙〉詩，於「玉堂重入恍前生」下注云：「近蒙起復翰林承旨，復充內閣行走。」則知繆良之祝福亦信而有徵也。至於諸越使於臨別之際，紛紛爲繆良懷才不遇，發出不平之鳴，已見「海外存知己」節論及，此不贅。

其次，依依離情、別後相思，乃話別詩必涉及之內容，中外文士亦自然流露詩中。如李文馥云：

已繫離情珠海會，不如無會不相親。〈留別繆蓮仙〉之一

俯仰每思焚筆硯，往還惟有托鴻魚。〈留別繆蓮仙〉之二

一聲驪唱雙行淚，賴有文章游戲編。〈留別繆蓮仙〉之三

黎文謙云：

長風催起歸心迫，一幅雲箋萬里情。〈留別繆蓮仙〉

阮文章云：

風引情長吹帳幕，筒看詩在記山川。〈留別繆仙〉

黃炯云：

會晤機緣離別恨，回瞻山斗獨依依。〈留別蓮仙〉

我歸萬里南海南，茫茫海水碧於藍。君情深與滄海比，不止千尺桃花潭<sup>33</sup>。

<sup>33</sup> 此句化用李白〈贈汪倫〉詩意，詩曰：「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臨行再別繆蓮仙〉

汝伯仕云：

日南遠隔重洋外，警欵依依紙上聞。〈留別繆蓮仙〉之二

溟南風勁歸帆遠，回首空瞻北斗高。〈留別繆蓮仙〉之三

愧悵香江明月夜，夢魂相伴到杭州。〈留別繆蓮仙〉之四

是可知五位越使，或自風吹歸帆之場景，或自回望「山斗」（借指繆良）之感受，寫依依離情；且祝願繆良若返杭州，亦必「夢魂相伴」，其情誠然可感。而李文馥更道出此會既如此教人銷魂，不如無此會、不相親，自無此牽累，筆觸亦奇特也。至於托鴻魚傳消息，睹著作思故人，藉詩篇仰警欵，則係表達相思之情無所不在也。

面對客中送客之現實，接獲越使紛至沓來之贈別詩，年屆古稀之繆良反應如何？且看下列諸詩句：

歸心欲走來朝馬，望眼遙瞻縱壑魚。此去頓教中外判，天南地北欲愁余。〈和李隣芝留書元韻〉之二

那堪行旆匆匆別，從此心旌日日懸。南浦春波勞遠送，北窗午夢怯高眠。〈和李隣芝留書元韻〉之三

依人久作他鄉客，知己偏來異國英。從此錦帆歸去也，山長水遠若為情。〈和黎留別原韻〉

別緒依依吟短句，歸帆隱隱掛長川。此時分袂情何限，難忘相思在昔年。〈和阮留別元韻〉

君昨別我去，黯然不忍語。今晨我送君，剛值歸舟遽。〈和黃君臨別再贈元韻〉

斯可見繆良面對「海外知己」即將離去，不禁黯然神傷；「昨別」、「今送」，何其依依難捨。尤其見越使驟然歸國，仍然「依人久客」之繆良，頓覺不知所措，所謂「山長水遠若為情」是也。而一種感念知音之意，亦由衷而發，於焉寫道：「只

---

及汪倫送我情。」（同注2，卷一七一，頁1765）

恨吾儕相見晚，芝蘭臭味夙心親」（〈和李隣芝留書元韻〉之一）；且一再追和眾人之作，真具「若有知音見採，不辭偏唱陽春」<sup>34</sup>之意。茲更舉繆良和〈汝元立留別元韻〉詩，以見其期待：

自悔天南尚滯留，居行憐我未歸舟。倘教重返珠江棹，再會羣英到廣州。

似此依依離情，繆良不僅抒之以詩，甚且為李文馥、黃炯詩集作序時，仍再三致意；除望洋而嘆外，亦期遵海而南，俾能把酒論交。其言云：

嗚呼！會少離多，山長水遠，識歸舟於天際，未能浮海以相從。渺渺予懷，得毋望洋而阻乎？〈李隣芝粵游草第二冊序〉

惜乎中外異域，天各一方，萍水相逢，行將遠別。老夫耄矣，日暮途窮，安能遵海而南，把酒論文，重讀錦囊佳句乎？〈黃健齋粵行吟草序〉

而皇天果不負「苦心」人，道光十四年（1834）李文馥果真因護船再度抵粵，隨行之使者，除其本人外，均屬新人。雖然，仍急拉同派阮登蘊拜訪繆良，其渴於再會之期待，可以想見。由於未事先相約，以致撲空，乃留札云：「雖然未覩芝顏，已親蘭室，見一切圖書花草仍然宛在，猶可稍慰其一二。」（〈重訪繆蓮仙不值留札〉）並題詩云：

羣英會上墨痕新，重訪蕭齋欵戶頻。繞屋雲間勞問僕，滿街芳草解迎人。敢云題鳳空乘興，猶幸登龍有夙因。況是圖書陳迹在，隔年風韻一般春。〈重訪繆蓮仙不遇〉

詩中重訪之喜悅，可由「滿街芳草解迎人」推知；而因緣夙定，「隔年風韻一般春」云云，又何慶幸故人依然康健也。待兩人再見面，喜固有之，所謂「一見能消兩載愁」（〈和李隣芝喜余過訪〉）是也。然繆良居人幕下，客旅異鄉，懷抱未開之處境，並未改變，故李隣芝〈集唐留別繆蓮仙〉詩（已見前引，參注 27），仍為之抱不平、嘆不遇。繆良讀之，雖不免自哀，卻能坦然面對，再度話別時，並不忘致上無限祝福；其所作〈和李隣芝集唐留別元韻〉詩，正道出此情懷，亦為《會錄》所

<sup>34</sup> 此乃晏殊〈山亭柳〉（贈歌者，起句：家住西秦）下片詞句，見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冊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月），頁135。

載殿末作品，茲引錄如次：

欲賦慚非宋玉才（溫庭筠），一生襟抱未曾開（崔斑）。十年失路誰知己（錢起），萬里投荒已自哀（吳融）。古往今來只如此（杜牧），天時人事兩相催（杜甫）。明朝又是孤舟別（竇叔向），料得南枝有早梅（韓偓）。<sup>35</sup>

### （三）、《中外群英會錄》詩文總評

《中外群英會錄》載有文二十二篇，詩八十八篇。本節主要係就實際參與群英會之中越人士，包括繆良、李文馥、阮文章、黎文謙、黃炯、汝伯仕六人之詩文，進行評論，其餘因讀此書，或為此書付梓而寫之旁人書序、詩篇以及道光詔令，均不在討論之列。首先，自箇中所載六人七十九首古、今體詩觀之，除混用九首作品外，中越文人最喜用上平聲十一真韻作詩，凡十五首，次為下平聲十二尤韻十二首，又次為下平聲一先韻七首、上平聲四支韻與下平聲八庚韻各六首，其餘韻部均在五首以下，兩首為夥。至於混用之九首，分別為黃炯〈珠江舟中贈繆蓮仙〉七古，係由下平聲十二侵韻轉上平聲十一真韻，繆良和韻從之，乃合理之轉韻格。次為汝伯仕〈珠江舟中贈繆仙〉七古，係採上平聲一東、二冬混用之形式，繆良和韻從之，蓋採古詩兩部韻混用之例也。又次為汝伯仕〈留別繆蓮仙〉七絕之一，以上平聲十四寒韻（端、觀）與十五刪韻（間）混押，繆良和韻從之，顯有疏忽。又次為李文馥〈珠江舟中即席贈繆蓮仙〉五古四十六句，乃以入聲六月、九屑互押，間雜去聲八霽韻一，即「蘭亭禊」之「禊」字，繆良和韻從之，蓋將此字誤讀為「詰結切」

<sup>35</sup> 此詩首句出自溫庭筠，詩題為〈河中陪帥遊亭〉，起首云：「倚闌愁立獨徘徊，欲賦慚非宋玉才。」（同注 2，卷五八二，頁 6749）次句出自崔斑，手抄誤作「斑」，詩題為〈哭李商隱〉，起首云：「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同上注，卷五九一，頁 6858）三句出自錢起，詩題為〈送鄒三落第還鄉〉，詩云：「十年失路誰知己，千里思親獨遠歸。」（同上注，卷二三六，頁 2604）四句出自吳融，詩題為〈重陽日荊州作〉，起首云：「萬里投荒已自哀，高秋寓目更徘徊。」（同上注，卷六八四，頁 7854）五句出自杜牧，詩題為〈九日齊安（一作齊山）登高〉，詩云：「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一作獨）霑衣。」（同上注，卷五二二，頁 5966）六句出自杜甫，詩題為〈小至（至前一日，即會要小冬日）〉，起首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同上注，卷二三一，頁 2537）七句出自竇叔向，詩題為〈夏夜宿表兄話舊〉，詩云：「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同上注，卷二七一，頁 3029）八句出自韓偓，詩題為〈冬至夜作（天復二年壬戌，隨駕在鳳翔府）〉，起首云：「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同上注，卷六八〇，頁 7789）。

而出律也。末爲繆良〈題劉伯陽畫中外群英會圖〉詩四十八句，亦押入聲韻，而混雜四質（一、筆、日）、六月（越）<sup>36</sup>、九屑（設、舌、竭、列、別）、十藥（絡）、十一陌（席、白、石）、十三職（國、職、色、側）、十四緝（揖、及、立）、十六葉（協、接、涉）諸韻部之字而混雜用之，則真不知其律安在？要之，《會錄》所載諸詩篇，今體詩僅兩首七絕出韻，古詩或緣形屬長篇，而入聲韻非其所長，且以意取勝，致率性爲之也。至於今體詩之平仄規矩，中越文人大抵謹守，鮮少疏失，素養可見。茲更依越使填作之順序，依次品評其詩文，而以和韻之繆良殿後，以見個別之風格。

## 1、李文馥

《會錄》所載越使詩文，以李文馥最夥，計有文四篇：〈珠江舟中耆英會記〉、〈書繆蓮仙輯群英會冊後〉、〈重訪繆蓮仙不值留札〉、〈復繆仙書〉等，以及詩十五首，包括七律十二首（含一首集句詩）、集句七絕二首、五古一首。就量而言，僅次於中國繆良；就質而言，亦殊堪匹敵。茲先介紹其生平：

李文馥，字鄰芝，號蘇川，又號克齋，祖籍中國福建省龍西縣西鄉。先祖李克廉，曾任雲南總督，明清之際，以不服滿清統治，避難遷居安南胡口坊，至李文馥已歷六代。1819年考中舉人，曾奉命出使新加坡、呂宋、中國，或參觀海軍演習，或處理中越海難事件，或朝貢清朝。每次出使，均以所見所聞，所歷所思，抒之筆墨，終以詩集名世。存世之作，計有《學吟存草》、《粵行吟草》、《閩行雜草》、《三之粵雜草》、《使程便覽曲》、《周原雜詠草》、《鏡海續吟》、《皇華雜詠》、《西行詩紀》、《李文馥遺文》等。<sup>37</sup>

是知李文馥擅作詩，並有豐碩成果，乃此次越使中之佼佼者，無怪繆良屢稱道之：

羨子清才如太白，聞君舊雨說杭州。〈和李鄰芝舟中高會元韻〉

<sup>36</sup> 此中「越」字，《佩文詩韻》列入六月韻，作度越解，亦用指國名；列入七曷韻，指瑟孔、蒲屬等器用。

<sup>37</sup> 此生平，係依《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同注8）、李文馥手寫《李氏家譜》（越南漢喃研究院藏，編號A.1057），以及《中外群英會錄》相關資料，綜合而成。

越南謫仙人，游槎到東粵。……何期太白篇，真不可磨滅。五字樹長城，高吟共傳閱。……捧箋細誦之，肌理何精潔。回環讀未終，點首已心折。〈珠江舟中和李隣芝見贈元韻〉

余挑燈展玩其詩，亦皆護送難員回福建時所作，山川景物，酬應往來，悉本至性至情，而敘次之精詳，記述之典雅，宏詞博議，無不愜心。〈李隣芝閩行詩話序〉

凡過名山大川，有當日龍門所不及到者。雕題鑿齒，駭浪驚濤，怪怪奇奇，千態萬狀。而遙吟俯唱，總不越忠君愛國之思。〈李隣芝西行詩記序〉

故其詩慷慨激昂，纏綿悱惻，自合溫厚和平之旨，而無噍殺粗厲之音，是蓋涵養功深，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李隣芝粵行詩草序〉

予雖才遜浣花，而君乃謫仙流亞，古今同感，情豈懸殊。〈李隣芝粵游草第二冊序〉

綜覽繆良對李文馥之品評，厥有三要點：其一，稱李氏清才如李白；其二，李詩肌理精潔，詞雅議博；其三，李詩慷慨激昂，纏綿悱惻；符合溫厚和平之旨，不越忠君愛國之思。雖然，繆良所論係兼及其他作品，然藉以評論《會錄》所載詩篇，亦可見一斑。首先，繆良將李文馥比李白，固可藉「李」姓切入，以達酬應之果效。然細查之，則知就創作形式言之，兩人已迥不相侔。蓋李白喜作五、七言古風，而鮮少作當時盛行之七律<sup>38</sup>，反觀李文馥所作十五首詩中，乃有十二首屬七律，僅一首屬五古，兩人喜好實不相同。次以五古論，李白所作喜押平聲韻，杜甫則有不少押入聲之名作，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佳人〉、〈夢李白〉之一等，今觀李文馥所作五古，亦押入聲，且好作七律，筆者因以為李文馥係學杜詩而有得者；此自其三首集句詩皆集杜句（風流儒雅亦吾師、欲問平安無使來、一生襟抱為誰開）而未見李詩，亦可得一證。至其詩之肌理精潔，詞雅議博，則確屬的評，如：

有客自日南，將命來古粵。山川樂流覽，市廛厭騷屑。習靜夢難成，遣懷詩

<sup>38</sup>（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云：「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為實。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寧屑事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八八六，卷二十五，1983年，頁438）

更拙。舊錄時吟哦，盞燈半明滅。厥有游戲編，居恆愛披閱。忽然如有思，披閱仍不輟。其字汪以肆，其文峻以潔。其遇九不如，其氣百不折。亟欲見其人，雲山天各別。那知人有心，畢竟天不絕。墨池劉主人，豪氣廣交結。不繪香山圖，不修蘭亭禊。高會續耆英，一家聯吳越。相見愈所聞，無言情也切。鬚鬢白鬢鬢，丰致爽烈烈。江雲共洋灑，江水同清冽。把酒暢開懷，揮毫爭擊節。交淺意偏濃，興酣耳忘熱。不負平素期，頓覺中心悅。鄭重一舟情，潦草五言歌。西湖歸去來，為向同鄉說。碧岩來子庚，紅蝠王香雪。今日珠江會，亦是秋七月。〈珠江舟中即席贈繆蓮仙〉

名流怪底聚杭州，聲氣偏於異地投。曠世文章遭白眼，依人筆墨嘆低頭。遙知湖海多漂梗，自愧乾坤一贅疣。珍重碧岩珠海會，應傳佳話到千秋。〈昔之閩，得王子香雪；今之粵，得繆子蓮仙，皆有才不遇，感而作此〉

此兩首詩，一為舟中即席所撰五古，先敘遠來抵粵，生活尚未習慣，唯喜吟哦舊錄，以伴孤寂。此舊錄即繆良《文章游戲》一書，於焉接論此書「汪以肆」、「峻以潔」之特色，並知作者不遇之處境而亟欲一見，而此心願端賴豪情之劉文瀾得以促成。以下乃轉寫群英高會之情形，既見主角繆良「爽烈烈」之丰致，亦見眾人把酒揮毫之場景；且以鄭重此情此會，草成此五言詩作結。詩末更出「西湖歸去來」六句，看似續貂，實有其必要。據李文馥於詩末附注可知，道光十一年（1831），曾與來子庚、王香雪會於福建鷺門（即今廈門）之碧山岩，而來、王均杭州人，與繆良同鄉。因之末六句既表達己亦多情念舊之人，必不忘此會；同時預祝客旅廣東二十餘年之繆良，能早日返鄉，遂其所願，以呼應「其遇九不如」之句，確乎「肌理精潔」。更合七律一首觀之，此中兼寫王香雪、繆良之不遇，夾敘夾議，亦可當「詞雅議博」之評。實則李文馥所作七律，不夾議論者甚鮮，亦可見繆良觀察之細膩。其序李文馥〈西行詩記〉時，甚稱：「維時天將薄暮，淫雨淋漓，余乃擊節高歌，聲振屋瓦，亦不知水已沒脛，猶復搖膝而咏嘆之」，可見李詩之移情如此，誠有可觀者焉。雖然，詩中「丰致爽烈烈」、「亦是秋七月」、「聲氣偏於異地投」等句，就詞采而言，不免枯率，吾人亦不必為之諱言也。

至論李文馥「慷慨激昂，纏綿悱惻」之作，筆者尚無緣讀之，《會錄》所載諸詩，亦未見此特色。雖然，其所作〈書繆蓮仙輯群英會冊後〉一文，以「奇」字貫

穿全文，肌理既明，波瀾層出，情理俱到，真耐品味。而〈為陸謙菴直字說呈繆蓮仙先生〉一文，則以繆良略嫌陸吉為人太直而為之辯說，乃見謙論慷慨，足教人懾服。為免冗長，僅各摘一段，以備鼎鑪之一嘗：

嗟乎！昔人之會多矣！竹林七飲，虎溪三笑，逸也；庾老月樓，石家金谷，豪也；桃李之園，蘭亭之禊，亦云雅矣。有如是之聚萬里於一舟，而聚萃眾奇於一席者乎！會至此誠奇矣！〈書繆蓮仙輯羣英會冊後〉

吾深思之，夫人之生也直，非特事君者當直。凡交友治家、應為接物，皆當直道以行之。故三德之目，直居其一；三友之益，直亦居首，直之貴於經籍也尚矣。捨是則削剛為柔，頑方為圓，苟且於模稜，囁嚅以全瓦。斯人也，果而為聖賢之所珍哉！世遠言湮（宜作「湮」），淳澆質喪，願為君子者微直，吾誰與歸，而胡為乎不滿於直也。〈為陸謙菴直字說呈繆蓮仙先生〉

## 2、阮文章（煥乎）

《會錄》所載越使阮文章作品，僅見詩三首，含五、七絕各一首、律詩一首。此中〈舟中再贈繆仙〉七絕第三句「今日叨陪祝公壽」句，下三字作「仄平仄」，稍有疏忽；蓋七律末聯出句五六字向有拗律之例，然見於七絕究少見也。次則〈留別繆仙〉七律，中兩聯對句云：「每將金線為人壓，誰得焦桐有客憐<sup>39</sup>。風引情長吹帳幕，筒看詩在記山川。」意憐繆良懷才不遇，情有可取，然對仗終覺呆板，亦未盡工整。毋怪乎其〈舟中珠江贈蓮仙〉詩：「縱然舒（宜作「抒」）向慕，還愧不工詩」，雖屬客套應酬語，亦頗具自知之明也。至於阮氏之生平，俟考；其名字出於《論語·泰伯》夫子稱唐堯之語：「煥乎，其有文章」<sup>40</sup>，並錄供參考。

## 3、黎文謙（受益）

《會錄》所載越使黎文謙作品僅兩首，五、七律各一，乃越使中作品最少者。此中五律應酬語多，工穩而已；七律則應酬中仍見性情，茲引錄如次：

<sup>39</sup> 焦桐，琴之別名，即焦尾琴，恆喻指良才。《後漢書·蔡邕傳》載：「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同注 1，冊三，卷六十下，頁 2004）

<sup>40</sup> 同注 30，冊八，卷八，頁 72。

落落青襟白髮生，文才海外久馳名。日斜蓮幕忙中景，潮落錢塘夢裡聲。大筆何難揮六邑，盛筵不易會羣英。長風催起歸心迫，一幅雲箋萬里情。〈留別繆蓮仙〉

此詩從慕名繆良入手，而後寫其久客他鄉，以及才大非凡、促成群英會之不易。末乃寫離別之情，卻以遠洋孤帆之場景，抒展「無爲在歧路，兒女共霑巾」<sup>41</sup>之氣魄，遂令此詩生色不少。唯頸聯「忙中景」三字生澀，恐「忙」字抄寫有誤。至於黎氏生平，亦俟考；其名字出於《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sup>42</sup>並錄供參考。

#### 4、黃炯（健齋）

《會錄》所載越使黃炯作品，計有文一篇，即〈致繆蓮仙書〉，乃丐繆良爲其《粵行吟草》作序也。詩九首，含七古一首、七律一首、七絕一首、五絕一首。自其〈寄懷繆蓮仙〉一詩夾注，可略述其生平如次：

黃炯，字健齋。年三十一，授翰林院編修；曾以禮部侍郎內閣事務，獲咎詔獄，未幾得出。並曾為護海難船出使中國廣州，回國後起復翰林承旨，復充內閣行走。

繆良序其《粵行吟草》時，先稱其於群英會中即席所作之七古詩云：「憂憂獨造，句句空靈，圓轉如環，直欲壓到元、白。」茲先引錄如次：

蓮子有苦蕙，蓮仙多苦心。蓮仙心意與蓮苦，不樂他樂樂苦吟。蓮仙或是仙前身，蓮花不是仙前身。何以下筆如有神，當風字句香襲人。〈珠江舟中贈繆蓮仙〉

此詩起首即巧用繆良因慕李白而取「蓮仙子」之號，虛實並起，比興兼用，確乎奇崛。轉韻處復以李白詩仙比「蓮仙」，稱其下筆如有神，亦空靈圓轉。且出以七古，抒寫自如，相較於其他越使所作，誠然憂憂獨造；即與汝伯仕所作七古相較，亦多一分仙氣也。至於取唐元稹、白居易相比，而有「直欲壓倒」之評，吾人且看繆良

<sup>41</sup> 語出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川〉五律，此兩句爲尾聯。同注 2，卷五十六，頁 676。

<sup>42</sup> 同注 30，冊一，卷四，頁 58。

《粵行吟草》序後段之陳述，即可知其原由。其言曰：

黃君以《粵行吟草》新編澆墨池令嗣伯陽屬為照定，并問序於予。秋燈熒熒，展卷夜讀，雖吉光片羽，而大雅不羣，蓋其天分既高，胸襟開拓，興之所至，筆亦隨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風發泉湧，機至神流，故其詩純任自然，非矯揉造作者可能望其肩背。

是可知繆良將黃炯與元、白相提，係著眼於「興之所致，筆亦隨之」，「純任自然」而不「矯揉造作」，此與「平易近人」之元、白詩風正自相似；而一分豪情復洋溢字裏行間，誠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sup>43</sup>也。由於前節已引其〈舟中再贈蓮仙疊韻〉一詩，茲更錄一律如次：

上有賢師內賢父，一同邀客共臨流。也知文士以文會，不意此生來此州。興到詩多能盡墨，酬餘筆藻欲搖舟。羨君別後成圖咏，為識羣英勝會秋。〈和伯陽圖後詩元韻〉

## 5、汝伯仕

《會錄》所載越使汝伯仕作品，計有文二篇，即〈中外群英會記〉、〈致繆蓮仙書〉；詩七首，含七律兩首，七古一首，七絕四首。茲先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及《會錄》所載，整理其簡要生平如次：

汝伯仕，字元立，號澹齋，越國舉人。曾任清化省督學，並曾護海難船出使中國廣東。著有《粵行雜草》、《越使三百詠》、《澹齋壓線集》等書。

繆良序其《粵行雜草》曾謂：

集中詩文參半，一意孤行，擢秀藝圃之中，漱芳詞源之內，遣毫作僕，呼墨為卿，又何難步屈、宋之後塵，追韓、歐之盛軌乎！

序中於汝伯仕之文章頗見推重，所指步塵前人，含貶屈原、宋玉、韓愈、歐陽脩，想兼駢、散而言之也。然其駢文，筆者猶無緣拜讀，至於散文，本文於「內容綜述」第一節「海外存知己」，曾錄其為求書序而寫之〈致繆蓮仙書〉，筆觸不亢不卑，

<sup>43</sup> 語出王安石〈題張司業詩〉七絕第三句，見《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冊十，卷五六八），頁 6713。

誠屬應用文之佳構。於第二節「高會惜因緣」，又錄其記群英會場景之文字，亦可見其筆觸細膩、文情豪宕之一斑。茲更錄〈中外群英會記〉末兩段文字如次：

我國丁李以後，歷今千有餘年，文字與中國同，如潤僧咏鷺，陳相送客，與夫扇語萍和之類，俱以咳唾琳琅，為時取重。然彼時皆於兩國大宴會、大期會處見之，至若吾人遠來，與逸才碩彥倡酬為步，小小一會晤，竟書千秋佳話如今日者，未之有也！未之有也！猗歟！不其曠事也歟！

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同術同方者猶然，何況萍水數千里，使吾人非因護送，必無此來，則無此會也。有此來而不遇蓮仙其人，則亦無此會也。有蓮仙而無豪曠如墨池，亦無此會也。蓮仙奇矣，墨池又奇，吾人此來奇之又奇，是皆可記也。

斯可見該記既以細膩筆觸敘場景，復以縝密思緒說道理，可敘可議，毋怪繆良以「追韓、歐之盛軌」稱之。至其詩篇，七首中，有兩首混韻，一為〈珠江舟中贈繆仙〉，「東」、「冬」兩韻相混；一為〈留別繆蓮仙〉，「侵」、「真」兩韻相混。而兩首律詩中之對仗，如「高深雖隔他山海，感召自開人氣聲」（〈舟中再贈繆仙〉）、「咏歌久重詩中聖，文字驚瞻筆下神」（〈疊韻再贈繆蓮仙〉），亦不甚工穩。至於〈珠江舟中贈繆仙〉七古，十二句中有五句出現「下三連」（一老將、凌秋風、老益壯、蒼蒼松、亦有托），兩句出現「二夾一」（似飛鳥、明利鋒），此雖七古常見格律，然「下三連」如此頻繁，亦罕見也。捨此不論，則其詩自以古風為佳，確能追步韓愈而無其「盤空硬語」，茲移錄如次：

會上羣英集，珠江筆陣雄。矍鑠當場一老將，天喬鼓勇凌秋風。揮翰似飛鳥，吐詞明利鋒。名下無虛老益壯，愈寒愈勁蒼蒼松。游戲亦有托，蘊懷何可窮。會將籠却百粵山水去，歸臥西湖第一峯。〈珠江舟中贈繆仙〉

## 6、繆良

《會錄》所載中越文人作品，自以繆良最夥，計有文章十篇，依次為：〈群英會律〉、〈李隣芝閩行詩話序〉、〈李隣芝西行詩紀序〉、〈李隣芝粵行詩草序〉、〈李隣芝粵（行）游草第二冊序〉、〈黃健齋粵行吟草序〉、〈汝元立粵行雜草序〉、〈越南國文子壽春公詩集序〉、〈李隣芝粵行續吟草序〉、〈群英會錄跋〉。詩四

十四首，含七律二十首、七絕十六首、七古二首、五律一首、五絕三首、五古二首；此中除〈題劉伯陽畫中外群英會圖〉一詩外，全屬和韻之作；並有一首七律、二首七絕屬集句詩。內於其生平、才情，以及越使對其詩文之評價，已見前引，茲不贅述，特先就其和韻詩篇評述之。關於和韻，一般均謂和作尤難於原作，以韻、意先已受限也。今查繆良和韻四十三首作品，大抵均能抗衡原作或度越原作，少部分則難免遜色。如李文馥詩云：

天涯萍跡正悠悠，歡聚珠江各唱酬。洛社只今追軼事，星槎有客侶仙舟。樽開晴日花如舞，筆湧長江水共流。太乙蓮翁高此會，朱霞啟宴慶新秋。〈耆英會即事詩〉

繆良和詩云：

江上清吟韻獨悠，越裳才俊樂賡酬。笑談有酒傾三雅，中外同人聚一舟。信筆直書邀月旦，開筵豪飲足風流。伯倫高會青蓮記，佳話應傳癸巳秋。〈和李鄰芝會詩元韻〉

中外何嫌道路悠，羣英高會願堪酬。定教佳話傳珠海，難得詩人共畫舟。翰墨都忘邦國異，年華忽感水雲流。座中劉阮為盟主，記取游蹤在早秋。〈和李鄰芝再贈元韻〉

此三首乃《會錄》首見舟中即興唱和之作，李文馥詩典雅豪縱，切事切人，兩得其宜。繆良和作第一首，「傾三雅」典較罕見<sup>44</sup>，「信筆直書」復太滑，未結兩句亦未平妥，實遜原作。或緣繆氏亦頗自覺，乃追和第二首，此詩無論詞意，非但較前首為佳，亦足匹配原作切事切人之工夫，堪稱兩全。至於越使阮文章所作兩詩：

千里羣英會，人人喜溢眉。縱然舒向慕，還愧不工詩。〈舟中珠江贈蓮仙〉  
盛名許久咱人言，數仞宮牆未得門。今日叨陪祝公壽，他鄉他席借他樽。〈舟中再贈繆仙〉

繆良和兩首云：

<sup>44</sup> 三雅，泛指酒器。《太平御覽》引《典論》載：「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容六升，季雅容五升。」（台北：國泰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0年1月，冊四，卷八四五，頁3776）

何幸逢青眼，相看盡白眉。群英今日會，斗酒百篇詩。〈和見贈元韻〉

臨汾諄諄尚贈言，睽違只惜隔重門。他時再放珠江棹，豪飲須傾五石樽。〈再和見贈元韻〉

此和作勝原作之例。蓋阮詩意既平淺，「祝公壽」三字復拗律，難稱佳構。繆氏和作，第一首律韻全合，第二首改平起爲仄起，韻仍追步。且兩詩詩意豪情畢現，詞亦雅潔，自較原作為佳。又如繆良和黃炯、汝伯仕之七古，亦頗見匹敵；黃、汝二詩已見前引，茲移錄繆作如次：

山谷有真意，陰何苦用心。江郎自笑才已盡，難敵騷壇多越吟。君疑涪翁之後身，抑或明月是前身。結交文字交有神，香火因緣中外人。〈珠江舟中和黃見贈原韻〉

群公來上國，才俊皆文雄。木蘭船自越南至，帆飛萬里乘長風。高會集珠海，筆陣爭詞鋒。艤舟古寺歡唱和，吟聲互答階前松。旗鼓相當處，疊出興不窮。請看紙上散餘霞，彷彿夏雲多奇峯。〈舟中和汝元立見贈元韻〉

此二詩，前首和黃炯所作，而黃詩係以繆良慕李白，而以「蓮仙」比「詩仙」；繆氏則以黃姓起興，取「山谷」比「黃炯」，均甚貼切。黃詩以下筆有神，字句香人爲頌；繆氏以結交有神，香火因緣爲說，意雖別指，各異其趣，自可相埒。次首汝伯仕以繆氏之詞翰、襟懷爲頌，而歸結於「會將籠卻百粵山水去，歸臥西湖第一峰」；繆氏和作，則以在座越使之才情、詞鋒爲頌，而歸結於「請看紙上散餘霞，彷彿夏雲多奇峰」，遣辭雖善借鑒<sup>45</sup>，豪情則略有不及。再如因難見巧之「集句詞」，李文馥云：

風流儒雅亦吾師（杜甫），腸斷紅箋幾首詩（李建勳）。別後幾回思會面（羅隱），歸來如夢復如癡（元稹）。<sup>46</sup>〈集唐寄懷繆蓮仙〉

<sup>45</sup> 此聯上句，蓋化自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見同注 29，中冊，《齊詩》卷三，頁 1430）；下句則化自顧愷之〈神情詩〉：「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寒松。」（同上，中冊，《晉詩》卷十四，頁 931。按：此詩亦見諸《陶淵明集》，題爲〈四時詩〉，今人楊勇校箋，則論定顧詩爲是。）

<sup>46</sup> 此詩首句出自杜甫，詩題爲〈詠懷古跡五首〉之二，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同注 2，卷二三〇，頁 2511）次句出自李建勳，詩題爲〈惜花〉，詩云：「年年使我成狂叟，腸斷

大貂曾出武侯師（吳融），第一功名只賞詩（司空圖）。難得相逢容易別（戴叔倫），尾生橋下未為癡<sup>47</sup>（溫庭筠）。〈和集唐見贈原韻〉

此二詩，李原作先以「風流儒雅」擅作詩定位為人僚幕之繆氏，再道別後思念。繆氏和作，則以護國武侯兼賞詩之「儒將」定位李氏，亦恰稱其身分；接寫守信如尾生<sup>48</sup>，期待相逢，以回應李氏思念之情，自然動人。

其次，由於諸越使均熟知繆氏慕李白其人，乃紛紛以李白比之。然讀繆氏所作詩，總覺缺乏豪放飄逸之況味，或緣《會錄》所載，七律多而古風少，致難見豪縱之筆；尤乏仙道逸氣，致覺坐困愁城，難以飛舉。如「窮途失路難青眼，異國憐才到白頭。妙術何須求地縮，畸人只合號無疣」（〈和李隣芝感遇一首元韻〉）、「自悔天南尚滯留，居行憐我未歸舟」（〈汝元立留別元韻〉）等，較之李白所謂：「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sup>49</sup>，氣魄胸襟，超然灑脫，真有天壤之別。此一如繆氏文章，駢散交錯，典麗安雅，中規中矩，固為其特色，然終乏大開大闔之氣勢；讀前揭諸序跋，即可知之。惜乎筆者不得見其《文章游戲》一書，猶不敢若越使盡以李白許之，視為應酬語可也。雖然，就《會錄》所載詩文論之，筆者以為繆氏蓋學杜甫、柳宗元而得其雅麗者也。

---

紅箋幾首詩。」（同上注，卷七三九，頁 8433）三句出自羅隱，詩題為〈送楊鍊師卻歸貞浩巖〉，詩云：「別後幾回思會面，到來相見似前生。」（同上注，卷六六〇，頁 7574）末句出自元稹，詩題為〈連昌宮詞〉，詩云：「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同上注，卷四一九，頁 4613）

<sup>47</sup> 此詩首句出自吳融，詩題為〈敷水有巧者云是馬侍中諸孫憫而有贈〉，詩云：「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同注 2，卷六八四，頁 7859）次句出自司空圖，詩題為〈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詩云：「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同上注，卷六三四，頁 7277，）三句出自戴叔倫，詩題為〈織女詞〉，詩云：「難得相逢容易別，銀河爭似妾愁深。」（同上注，卷二七四，頁 3104）末句出自溫庭筠，詩題為〈答段柯古見嘲〉，詩云：「尾生橋下未為癡，暮雨朝雲世間少。」（同上注，卷五八三，頁 6761）

<sup>48</sup> 尾生典出《史記·蘇秦傳》：「人有毀蘇秦者，……蘇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疆兵哉？」（同注 1，冊三，卷六十九，頁 2264）此故事又見於《莊子·盜跖》。尾生之信，一般均喻指固守信約而不知輕重之別，此詩則但有固守信約之意。

<sup>49</sup>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句，出自李白，詩題為〈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同注 2，卷一七七，頁 1809）；「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句，出自李白，詩題為〈將進酒〉（同上注，卷十七，頁 170）。

### 三、結語

本文既針對《中外群英會錄》一書，先概介其輯行始末，次綜述其內容，末則就參與中外群英會之中外文人，總評其詩文，以見個人之專擅及造詣。茲更略綴數語如次：

其一，《中外群英會錄》係載清道光十三年（1833）越南使者因護送漂流船隻抵中國，中越文人在廣州海珠寺附近，泊船酬和，以及翌年越南使者再度護船前來，中越文人重逢酬贈之詩集。此集由當時隸籍錢塘、旅粵二十餘年之繆良手錄，而於道光十四年（1834）付梓。今所見則為收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 A2039，以楷、行、草並陳之抄本，抄錄時間為越南嗣德三十五年（1882），距首度付梓，已歷四十八年矣！

其二，《中外群英會錄》，計錄詔令一、序十一、書信五、記二、跋二、論說一，以及詩八十八首（含七律四十首、七絕二十八首、五律九首、五絕四首、七古四首、五古三首）。此中以錄中越文人之詩篇為主，而中越文人雖有十人與會，然實際參與酬贈者僅六人，亦即中國繆良，以及越使李文馥、阮文章、黎文謙、黃炯、汝伯仕等人是也。至於酬和之方式，大抵由越使先作詩，而後由繆良和之，以一敵五，逐首次韻，真不易也。

其三，綜述此集內容，要有三項：一、為繆良所發「海外存知己」之嘆。蓋繆氏旅粵二十餘年，僅供職廣州府，為一文職幕僚，顯然懷才不遇。而越人先爭購繆氏《文章游戲》一書，復於雅集時，再三藉詩推重其人其才，更為其遭遇發生不平之鳴，無怪繆氏乃興發「海外存知己」之嘆。二、中越文人同申「高會惜因緣」之意，而此因緣，又包含文字之緣與相遇之緣。三、由於中越文人兩度相逢、兩度別離，因之所作詩文，自見「傷別喜重逢」之情。

其四，就中越文人之作品論之，越使或緣知繆良慕李白，乃時以李白推尊之。然讀繆氏所作詩，總覺缺乏豪放飄逸之況味；尤乏仙道逸氣，致覺坐困愁城，難以飛舉。必欲比之，蓋學杜甫、柳宗元而得其雅麗者也。至於諸越使之作，繆良均有評論文字，此中不免有應酬語，然李文馥工七律，所作肌理精深、詞雅議博；黃炯

以七古最佳，所作空靈圓轉、純任自然；汝伯仕以文章取勝，筆細思密，可敘可議；皆可見其偏擅也。至若阮文章自謙「不工詩」，蓋亦實情；黎文謙所作，則亦不過工穩而已，自難與前述諸子相提並論。

## 附錄

### （一）《中外群英會錄》讀後

海外存知己，芝蘭臭味親；同舟高會後，珍惜有緣人。

（二）丙戌年十一月十八日抵越南河內參訪，翌日適逢星期天，乃乘船遊下龍灣。該處有石灰岩島千餘座，環列海中，風景奇崛，素有「海上桂林」之稱。據云此地係越南李朝時代，皇帝夢天龍下凡處；目前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為賦聯章七絕以紀之。

1、乘槎海上覓龍蟠，煙雨霏霏帶曉寒；  
水漾波平人意好，參差岩島映桅欄。

2、岩島千餘數點鴉，天龍下降助聲華；  
才經亂石觀雞鬥，又趁舟行逐浪花。

（註：石灰岩小島或作龜形，或作鬥雞形，故此詩第三句及之。）

3、舟行緩緩岸欹斜，幾戶漁人水上家；  
相見不詢塵外事，殷勤喚客買魚蝦。

4、買得魚蝦泊斷津，洞天鐘乳石磷磷；  
遊人指顧爭形似，妙境心生莫認真。

5、回舟盡興樂悠揚，煙靄微微透日光；  
幾度凝眸尋向路，岩山縹緲水茫茫。

（三）十一月二十一日赴越南寧平省陸龍灣泛舟，其地貌似下龍，亦見石灰岩山四處座落，唯不在海中，特一溪穿流而已。爰采所見風物民情，賦聯章七絕以誌之。

1、陸龍灰石疊岩鬟，鐵殼船輕溪水彎；  
舟子殷勤操漢語，半猜還解兩開顏。

2、迤邐清溪映碧空，桃源何處水煙濛；  
舟行忽過蓮荷浦，一朵殘花寂寞紅。

3、荷盡風輕白日斜，溪洲采采簇蒹葭；  
一聲欸乃驚雙槳，野鷺爭飛落晚霞。

4、舟穿壁洞兩山連，鐘乳尖尖筍倒懸；  
坐客躬腰形色斂，須臾又見水中天。

（註：陸龍灣泛舟，須經三壁洞，洞內鐘乳石滿布，幽暗奇險，足駭遊人）

5、姑娘叫賣競相誇，溪上操舟舞腳丫；  
只解隨人詢好價，相逢不必問年華。

（註：陸龍泛舟，見溪上無數叫賣瓜果之姑娘，斜倚船坐，以雙腳丫操舟，可省雙手划槳之勞，亦一絕也。）

6、回程溪上不尋常，舟子爭開八寶箱；  
指點遊人沽什物，勞心勞力苦奔忙。

（四）〈遊下龍、陸龍雜感〉

越皇儒雅愛真龍，隱約潛浮大海中；可奈幾番烽火後，江山霸業轉頭空。